



中國解放區農村 婦女翻身運動素描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編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解放區農村
婦女翻身運動素描

編者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河南路一七〇號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1949年7月 1—10,000(滬)

編輯「婦運叢書」前言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兩年半人民解放戰爭中，解放區廣大勞動婦女羣衆，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熱烈地支援戰爭，積極地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努力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在各個戰線上均創造了輝煌的成績，成爲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而婦女羣衆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之下，獲得了男女平等的權利，在社會上在家庭裏，其地位逐漸提高，開始走上了完全解放的道路。

與此相配合，在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女工、農婦、女學生以及各階層被壓迫的婦女羣衆，不斷地參加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成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的重要部份。

當茲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際，本會爲便於讀者瞭解和研究各地婦女運動，特編印「婦運叢書」十冊，其中第一本是「中國解放區婦女運動文獻」，介紹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及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指導解放區婦女運動的方針政策。其次是「中國解放區

農村婦女翻身運動素描』、『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生產運動』、『中國解放區婦女參戰運動』、『新社會的新女工』、『中國解放區的兒童生活』、『中國解放區的南丁格爾們』等六書，分別介紹中國解放區婦女工作的輝煌成就及保護婦女兒童權利的各種措施。

此外，彙編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婦女運動』一書，介紹了抗日戰爭以後，國民黨統治區婦女羣衆堅持民主鬥爭的各種事蹟。

中國民主婦女運動，是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一部份，爲了加強與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聯系，增加國際婦運知識，特編寫『國際民主婦女運動文獻』介紹國際民主婦女運動的方針任務及具體活動。

爲着把當前婦女運動中的實際問題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並運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際運動，特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婦女解放運動的論著，以饜讀者。

本會成立伊始，人力有限，編寫粗草，缺點頗多，尙祈讀者指正。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

中國放農區婦女身份運動素描

目錄：

李秀英訴苦·····	汪覺波(一)
爲親娘報仇——霍玉芝訴苦·····	韓金峯(五)
人民的好閨女·····	華東新華社(一一)
土地回老家夫妻子女大團圓·····	胡濤(一四)
定縣婦女大翻身·····	劉芝(一七)
臨城北關村婦女怎樣掙脫封建傳統束縛·····	方銘(二二)
『不用金錢自由婚，各人愛上了心上的人』·····	柳勉之(三二)
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了新型的婦女組織形式·····	北岳區婦聯會(四一)
北岳區土地改革運動中發動婦女的經驗·····	(四七)

李秀英訴苦

任慶波

俺叫李秀英，娘家在蠡縣中五夫。十五上爹就死啦。爹在世的時候賣豆腐，俺天天幫瞎娘推磨子，俺身子矮跟不着那根，經常在磨道裏栽跤。爹死的時候，褲子露着大腿便埋了，丟下俺娘和三個小兄弟，娘沒法養活，急的尋死上吊，鄰家勸俺弟兄三個看着娘，娘才沒死了。俺娘兒四個種着二畝地，指着賣燒餅要飯吃過活。

鄰家看着俺混不住，勸俺娘把俺找個婆家當童養媳婦，兩個小兄弟也給了人家；娘怕離了俺們，瞎人沒着落，也沒答應。娘兒四個平常吃的東西就是楊樹葉，杜樹花，吃了一頓野烟根，娘兒四個中了毒，渾身腫的不能動，鄰家才給了些蕎麥花、穀秕子吃。

過年時，和俺同歲的閨女們，穿花衣，穿新鞋還戴花，俺呢？拾人家一雙破

鞋穿，人家閨女跳跳蹦蹦，俺藏在炕頭裏不出門；人家過年吃餃子，俺家有人給點棒子麵就吃頓黃餅子。

十七歲的那年春天，俺渾身打渾身的嫁到婆家去，婆家一樣窮，坐三日讓俺吃了三個紅餃子（高粱麵的）、一壺水，俺含着淚花心裏說：『一個鏈頭，拾個鏈頭』，娘家沒吃的，婆家來了一樣挨餓。公爹找主扛長活，長的不起堆，人家不要，男人給地主白幫工混飯吃，俺拾莊稼、紡線養着公爹，饑急哩，秋天下着大雨，把小鞋陷在泥裏，也得去地裏拾點莊稼充饑。一回，財主羔子們打着傘追俺，俺蹣跚着半人深的水就跑，莊稼沒拾成，倒把個包袱扔了。嫁了二年，生了個閨女，俺坐月子時候，鄰家孀子給我買了三個雞蛋，孩子落了地，俺喝了對門的一碗飯湯，男人回來才東跑西碰的借了三升高粱。坐月子吃野菜，喝高粱粥，奶沒水，孩子沒滿月，俺便一嘴嘴的喂孩子野菜吃，三個月上孩子餓的快要死，喂野菜喂的孩子滿肚子病，孩子不行咧，求他二大伯去埋，俺抱到墳上，孩子還出氣，俺心裏不好受，推算着扔到坑裏還有氣，要說抱回去也是餓死，俺咬了咬牙，把個孩子活埋了。

日本鬼子崗樓多的那年鬧春荒，大人孩子七口人，更沒法混，俺小提和他爺

爺，到南古城去要飯吃，他爺就死在那裏。他爹（丈夫）去扛活，俺守着三個孩子要飯吃。實在混不住了，把九歲的孩子小鹿，八塊錢賣給了侯佐高奎家。娘雖說八塊錢把兒子賣咧，總覺着是心上塊肉，要着飯常打聽人家待孩子怎麼樣？一打聽，就是人家不讓孩子吃飽飯，成天給人家拾柴拿柳子杈，說打就用棍子，聽到了就像心裏插刀子。俺恨俺糊塗，賣了孩子還是一樣受苦！俺打發他哥哥正歲去瞧他，孩子見了他哥眼裏含着淚花不哼氣，他哥把兄弟渾身摸了摸，又摸了摸小手便回來。做娘的心放不下，買了個西瓜又去瞧，到人家那裏不叫見孩子，俺一問高奎媳婦，那麻娘們說：『玩去咧！』他閨女就說：『拿柳子杈去了』，俺說：『忙讓孩子家來吧，天這麼熱，我看看他』。孩子來了，用手揪着簾子不敢進來。俺見了兒一把拉到屋裏，見孩子還穿着帶來的破襖褲，把兒摟在懷裏就哭了，可是俺兒不敢叫娘，也不敢哭，只是用眼望着那大麻娘們。俺切開西瓜讓兒吃，兒挑了塊小的吃，見人家閨女啼哭忙把西瓜給了人家。後來俺助着勁兒才吃了一塊。俺回來在半道裏覺着難過，大啼哭了好幾陣。

今年四月裏，孩子來串親，拉着俺的手哭着說：『娘！我知道我爺爺死了，我在爺爺墳頭上偷着哭過三次。』說的娘倆都哭起來。天黑咧，娘不叫孩子走，

孩子也不願走；誰知宿了一夜，孩子就病了。高奎家三番五次捎信叫走，隔了兩天，大麻娘們來，進院便喊：『小鹿呢？捎信也不去，反了你咧！』進屋就把孩子拉下來，俺說：『孩子有病，你別拉他。』麻娘們罵俺：『花八塊錢買的呀！是我的人，沒你的事！』俺給人家出了賣兒的字據了，沒敢攔。拉孩子把地劃下兩道深溝，日子不多孩子便死了。

公爹死了，孩子也賣了，把塊場片，幾分園子也賣了，還是不行，俺孩子他爹說：『正歲他娘，咱們活離嘍吧，俺實在弄不出吃喝來！』本來孩子一大羣，活離也不行。後來他爹領着小提、正歲到保定去要飯，俺抱着小閨女在家討要活着。一天俺撇了兩個棒子往家走，財主趙文祿看見說是他的。俺問他：『你的什麼樣？』他說：『棒子是黃色的，不是黃色的也不行！』扯了包袱還罰酒。郭壯也罰過俺；趙憲也罵過俺；替財主家看秋的也翻過俺……咳！俺的話說不完哪！別看俺這會能吃點飯了，這是八路軍給的呀！

爲親娘報仇——霍玉芝訴苦

韓金峯 記

霍大娘是雄縣南關人，土地改革運動中，是鬥爭封建地主的骨幹分子，她又是軍屬，一九四七年八月國民黨反動軍隊佔了雄縣，霍大娘慘遇殘殺，遺下十三歲的閨女玉芝和十歲的小兒子，還有一週歲的小妹妹。下面是玉芝的訴苦。

——編者

回 家

雄縣南關叫國民黨反動軍隊佔了，俺跟俺娘都跑出來咧，俺們的親戚光窮親戚，嫌白吃不願叫住。俺娘很剛強，離了親戚，東一天西一天的沒個住處，日子長了，吃燒挺難，後來又聽別人說，回去沒事，俺娘就領着俺們回家了，那知道是上了大當。

挨抓

第二天大早起，俺娘去擔水，看見幾個『白頸』（當地羣衆稱國民黨反動軍隊），鬼頭鬼腦的跑到俺家裏，俺爹一看事不好，就跑了，俺娘抱着俺妹子就被抓去了，俺哭着追上去，俺說：『娘！我跟你去！』俺娘怕連俺也叫『白頸』抓走，把俺推了個趔趄，俺就哭着回來了，俺娘就被抓到西侯留去咧。

送飯

俺娘挨着餓了一整天，第二天俺給俺娘去送飯，站崗的不叫進去，俺哭着央求他們：『你們行點好吧，我娘一天沒吃飯了！……』後來見了俺娘哭的俺喘不上氣來。俺娘跟俺說：『別哭了，找保吧！……』『白頸』子過來說：『他媽的來了就開小會，要不就不着你進來呀！走！走！』一槍把俺墩倒了。

找保

俺找着大肚子保長王傑，跪下央他：『王傑叔叔你保保俺娘吧！』他說：

『哈！你腿倒挺軟乎！我可管不了，你家要不鬥爭人家李貴林、胡振生，會有這個事？』俺說：『你不看着我娘，看在俺們姐們身上……』到這俺就哭的說不上話來了，保長一摔袖子說：『我管不了這個，你去找老八保長吧！』俺哭着又去找老八：『老八叔！老八叔！』老八他媳婦不耐煩的說：『找你老八叔幹麼呀？上西頭睡晌覺去了。』俺一出門，正好碰上老八，俺說：『老八叔，你保保俺娘吧！』說着就給他跪下了。老八酸不溜丟的說：『我可擔不起！我可擔不起！人家富的怎麼啦？是富人家過來的，要不鬥爭人家富的會有這個？我不準管得了，一會再說吧！』老八一摔袖子也走了。

受刑

俺娘挨抓後，受的刑罰可多咧，用鐵絲纏在身上，搖電機子，坐電椅子，竹籤子楔手指頭，劈柴棍子打臉，打的順嘴流血，俺娘挺剛強，什麼也沒說。

娘死

第二回，俺給俺娘送飯去了；『白頸子』還是不叫進去，喊着：『房東！把

他妹子抱出來。』又說：『你娘說啦，把你妹子抱回去，給你妹子洗洗，穿上件新衣裳再來。』俺一想，俺娘今個爲什麼給俺孩子呢？俺說：『俺得看看俺娘，俺娘得吃飯。』『白頸子』不着到押人的地處去，俺接過俺妹子，問大媽：『我娘怎麼啦？俺不哭你說給俺。』大媽看了看四外沒『白頸子』才說：『你娘死了，死在大堤下了。』她又指着俺妹子說：『這孩子要是個小子（男孩）也就見不着你了。』俺聽說娘死了，好像晴天霹靂打在俺頭上，俺一出門，連妹子也顧不得了，打着滾的哭：『你們真他媽鐵了心啦，弄死我娘……』『白頸子』不叫在這裏哭，又吓唬又罵，俺勉強抱起俺妹子，哭的頭暈眼花，老想摔跤。

找屍

一過晌天下着小雨，俺和俺奶奶、舅，上大堤下去找屍。奶奶還說：『下雨沒味』，大道上一攤一攤的血，還沒有乾，俺嚇的腿都發軟，跟俺娘一塊挨挑的一共二十七條命。埋了三個坑，不知道娘在那個坑裏？俺們一鋤刨出了一條穿青褲的腿，俺說：『舅把她翻過來。』唉呀！真吓死人，眼珠子都流出來了，滿臉是血，面目看不出來，可是俺知道不是娘，娘是穿的青褲藍褂，這個婦女是穿青

薄白糖。俺沒有哭，也不敢哭，要叫還鄉團知道了是不依的。三個坑都刨了，屍羅屍真不好找呀！天黑了也沒找着娘的屍首，給娘燒了幾張紙說：『娘呀！娘呀！你在什麼地方咧？颳陣旋風吧，告訴我，好把你埋在咱墳上去！……』

倒算

娘死的第二天，大肚子胡振生打發狗腿子找到家來，硬說俺家鬥爭時分了三十口袋麥子，立逼着叫拿出來。把柴禾垛底下刨了個大坑，也沒有找着麥子，非把奶奶砍了埋在這個坑裏不可。麥子實情沒有，怎麼吓唬還是沒弄到麥子。大肚子不甘心，硬給找了個保，說：『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臨走時還說：『你家孫女呢？找……』恰好俺給娘燒紙去咧，沒在家，要不，不知道我怎麼着了呢。

找爹

天哪！我在家大肚子也不讓活，天下着雨，俺慌裏慌張的扯了個小破襖褲，給俺妹子蓋上，就跑了出來，俺不敢走大道，老是走小道和莊稼地，小道上，人

少道滑，妹子在懷裏不住的叫娘，不住的哭，俺又不知道爹在那裏，只好投奔了二姨家。在趙北口找到了爹爹，全家人口見面大哭了一場。

共產黨救了俺

大肚子們（指國民黨反動軍隊）殺了俺娘，叫俺一家子沒家可歸；俺姐十七歲咧，俺爹急着給她找了個婆家嫁出去咧。俺一生日的妹子叫娘娘不再答應，晚上啣着爹的乾乳吃。大肚子就是不叫俺們一家子活，可是共產黨沒有忘下俺們，成立了招待所，叫俺一家子安了家，俺們不光有的吃，在大冬天還穿上了棉衣裳。

一九四八年春季

人民的好閨女

華東新華社

膠東濱北分區藏馬縣（新設縣）農會委員徐茂紅，出身貧苦，從小討飯，當丫頭，做童養媳，直到十八歲那年，家鄉解放後，才翻了身。因為她積極幫助窮苦兄弟姊妹翻身，被選為區婦委會委員，去秋土改復查中，她是全縣發動僱貧農團結中農走羣衆路線的一面旗子。

瞿家屯是個只有三十多戶人家的小莊，據村幹的報告說：『土改已完成了。』但後來發現有討飯的，區裏派她去了解和解決這莊的問題。她到村後，深入貧僱農中，先找到討飯的劉大娘家裏，劉大娘討飯剛回來，正在溫剩飯吃，徐就和她一塊吃起來，劉大娘當時驚奇的說：『同志討飯人吃的都是豬狗不吃的東西，你們工作人員，怎麼能吃下去？』徐一面吃，一面敘述她自己當初討飯的困難情形，晚上和劉大娘一起睡，劉大娘難爲情的指着炕上的破蓆說：『叫同志笑』